

正说走西口

一部真实的走西口

既是挽留曲，更是壮行歌！为了生活远行走天涯，失败也好，成功也罢，只有奋斗才有成功的希望；一部真实的走西口，就是记述生存与爱情的冲突与纠葛，活着与怎样活着的抉择……

刘继兴 著

哭泣的 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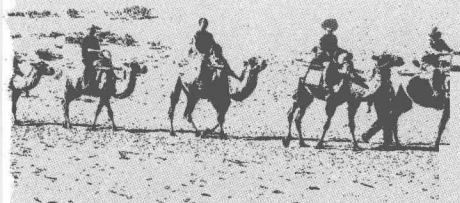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正说

刘继兴 著

西口

哭泣的
歷史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人：周殿富
总策划：崔文辉
策划编辑：李少辉
责任编辑：周海莉
封面设计：木鱼书籍
版式设计：马宇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哭泣的历史：正说走西口 / 刘继兴著.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8

ISBN 978-7-80762-822-4

I. 哭… II. 刘… III. ①山西省 - 地方史 - 研究②移民 - 研究 - 山西省 IV. K292.5 D63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8973号

书名：	哭泣的历史：正说走西口
著者：	刘继兴
出版地：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92mm 1/16
印张：	15
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号：	ISBN 978-7-80762-822-4
定价：	29.8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写在前面的话

众所周知，明清以来，中国有三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

有人说，闯十趟关东不如走一回西口！可见走西口之艰难，并非远离那个时代的人所能想象的。

走西口是一曲挽歌，更是一曲壮歌！你可以说它很凄惨，也可以说它很浪漫。它蕴含着多少悲欢离合，多少慷慨悲壮，多少无奈与凄凉，多少挚情与豪迈！

随着 2009 年央视开年大戏《走西口》的热播，越来越多的人对“走西口”这段洋溢着山西民俗风情的历史产生了兴趣。然而，电视剧自播出之日起就广受诟病，其诸多剧情漏洞和文化硬伤让人哭笑不得，模糊和违背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在该电视剧于各个台轮番热播的广泛影响下，“走西口”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相当多的观众随之萌生了追寻真实的历史的愿望，想探求那段历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重温那段真实的移民史，可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的民族。让我们沿着时间的河床逆流而上，一同去寻找与感受那段早已远去的历史烟云吧！

引

子

1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不忍回首的民族记忆	
——“走西口”的悲情细节	1
是谁在风中传说你	
——四部作品让“走西口”名扬天下	14
央视热播剧《走西口》的雷人差错	
——真实才是一种力量	25
苍茫天涯路，何处是西口	
——关于西口的多种说法	28
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	
——“走西口”的历史成因	37
跨越三百年的民族大融合	
——“走西口”的历史意义	51
条条大路通罗马	
——八条西去路，步伐好沉重	56
让人欢喜让人愁	
——西口外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	59
刀尖上行走，富贵险中求	
——走西口晋商不乏武林高手	65
“一辈子婚姻三年半”	
——走西口者的婚姻多不幸	71



经商的实践出真知

——走西口走出的数学大师 77

口外政坛的流民身影

——山西落魄举人走西口当上包头市长 81

“风云多变山河愁”

——走西口走出的一代抗日名将 90

三穷汉走西口走出巨无霸企业

——草原传奇“大盛魁” 98

一个商号奠定了一座大城市之基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晋商乔家 118

万里崎岖去复来

——开拓万里茶路的儒商常家 162

一双慧眼看世界

——“常老救”告诫“大盛魁” 195

是你给我们一片爱

——感动草原的“祥泰隆” 205

“壁光发”的掌门人

——走西口走出的一代爱国华侨 218

走西口商人的趣事 223

“走西口”，沉甸甸的三个字

——后记 229

参考书目 231

不忍回首的民族记忆

——“走西口”的悲情细节

在走西口的队伍中，有多少人经历了千难万险而终于成功，也有多少人从此杳无音信，在经商的路上蒸发掉。他们或者失踪，或者遇害。可以想象，有太多贫穷的山西人（也有部分陕西人和河北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西去的淘金路上，当时的交通是那样落后，邮传是那般不便，其间的辛劳和酸楚，外界人很难说得清、道得明。

多年来，笔者一直注意“走西口”资料的搜集，也采访过不少知情人，一些关于“走西口”的悲情细节，常常在头脑中浮现。每逢想起其中的画面，眼睛就开始潮湿，眼前似乎被悲凉的迷雾所笼罩，久久不能释怀。

悲情细节之一：雁门关位于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脉之中，它之所以得名，据说是因为这里位置太高，关城建好之后，大雁也只能从城门洞中穿过去。如果说这些只是地理上的关口的话，那么翻过这里，走西口的山西人还要面对一座座心理上的关口。

一两百年前，大多数走西口的山西人都要先经过雁门关。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过这座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其艰难可想而知。为了能在春天到达草原，他们又往往必须选择在数九寒天就开始这种漫长的跋涉。

出雁门关往北不到一百公里，有个村子叫歧道地。这里是一个岔路口，路指向两个方向。如果走了右玉杀虎口方向，就是到了我们说的西口；如果走了另一条，就是北上经过大同到了张家口。而这些线路都是民间自发形成的。





雁门关古长城人家

虽然两条路最终都可以到达蒙古草原，但漫漫长途到底该往哪儿走呢？

对最初走口外的山西人来说，遥远的蒙古草原只是寄托着他们模糊的希望。在那里，他们到底能做什么？结果又会怎样？大家心里并不清楚。

据歧道地年纪很大的老人回忆：走西口的年月里，有的人走到这里，往往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于是就把鞋一脱、一扔，鞋子指向哪个岔口就走哪条路，无论好与坏，他就走在那头儿……

这样的做法，不是听天由命，它更像是一种赌博，和命运、和老天爷的一种赌博。赌注就是自己的生命。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知道自己该走什么路。穿过岁月的烟云，我们仿佛看到当年他们的无助的眼神，仿佛听到他们沉重的声声叹息。黄沙漫天，朔风呼啸……

悲情细节之二：还是在这个叫做歧道地的村子附近，有个很高的山梁

叫做黄花梁，这是大多数走西口者的必经之地。据记载，当年这些背井离乡的远行人翻越这道梁时，留下了这样一首催人泪下的凄楚民歌：“上一个黄花梁呀，两眼哇泪汪汪呀，先想我老婆，后想我的娘呀！”歌词简单、朴实、押韵，闻者无不动容。

悲情节节之三：“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这首河曲民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山西省河曲县老百姓艰难的生活状况，正是当年河曲地瘠民贫、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的真实写照。当时因走西口在内蒙古定居的河曲人就达二十万之多，仅从1875年至1945年，就有十万河曲人走西口定居在了口外。而现在的河曲县，也不过十六万人口。

在这个与内蒙隔河相望的小县——河曲，在这个最早唱响《走西口》民歌的地方，至今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这里的百姓都要在黄河上放上三百六十五盏麻纸扎成的河灯，来祭奠在走西口的过程中



因天灾颗粒无收的难民



死难的亡灵。这个风俗从清代开始，仪式由德高望重的老船工主持，大家十分庄重地把船开到黄河中央，然后开始一盏一盏地把河灯放下去。三百六十五盏河灯，不仅代表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盏灯还代表了一个孤魂。放灯的人希望这些顺流而下的河灯能把客死异乡的灵魂带回生之养之的故乡，魂兮归来，伏惟尚飨……

悲情细节之四：有一个给别人放羊的山西青年农民，看到别人都去口外谋生，寻找新的希望的田野，也动心了，萌生了加入走西口洪流的想法。

但是，他心情很矛盾，因为当时正有个姑娘热恋着他，他不愿意离开她，可为了能让深爱着的姑娘能过上好日子，他又不得不去口外寻梦。于是他惴惴不安地告诉自己热恋的姑娘，要去口外谋生挣钱，然后回来娶她。

没想到姑娘对他的想法很理解，也很支持。好男儿志在四方，姑娘还给他鼓励，并送给他定情信物，说一定等他回来娶她。这个牧羊青年毅然放下手中的羊铲，戴着恋人挂在他脖子上的定情信物，挥泪惜别心爱的人和身后这片与自己血脉相连的黄土地，跟随一伙人，踏上了远涉口外的漫漫谋生路！

此去山高水远，谁知这一别就是好多年。小伙子音信杳无，怀揣着幸福梦想的姑娘，望眼欲穿、苦苦相思！后来那姑娘陆续听人说她的恋人已经死在了走西口的路上：有人说那一伙走西口的人，在路上遇到了土匪的劫杀；有人说他们全部葬身于一次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之中；还有人说他们在茫茫沙漠中迷失了方向，饿死、渴死了！

可是那痴情的女子说什么也不信，便循着恋人当年走西口的方向一路找去，后来她果然找到了。她在一堆被风沙掩埋的累累白骨中，找到了她当年挂在恋人脖子上的那个定情信物，但到底哪具尸骸是自己恋人的已经没法分辨了！后来的故事如何，没有人知道，只是听说，这位矢志寻找自己恋人的姑娘，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悲情细节之五：在山西的晋西北山区，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嫁汉不

嫁走西口汉，一辈子夫妻三年半。”走西口的男人常年在外漂泊，与妻子聚少离多。有的结婚一两年后，就去走西口了，走到很远的地方，如中俄交界处的恰克图等地，往往要十几年后，才能返乡。有的甚至年纪轻轻就客死他乡，埋骨异域。一个女子要是嫁给了走西口的男人，就很可能一生都要咀嚼痛苦，在无尽的思念中打发日子。

悲情细节之六：晋西农民王狗子，家徒四壁，由于太穷，他到四十岁还找不到老婆，于是便与乡人结伴走西口，去口外谋生。当时正值秋季，在翻越一座山梁时，不幸摔伤了腿。当时的伤势还不是很严重，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同行的乡人扶着他向前走，走了几天都不见一户人家，而他的腿伤却在长途跋涉中越来越严重。几天后，着急赶路的乡人无奈，只好洒泪丢下他前行了。

王狗子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后来终于等到一个驼队的到来。好心的驼队负责人让他骑上骆驼，把他带到了有人烟的内蒙古凉城县。这时，王狗子的一条腿已经红肿得惨不忍睹，小腿已经粗过大腿了。凉城县的一个江湖郎中帮王狗子锯掉了一条腿，总算保住了他的一条命。

从此，失去一条腿的王狗子基本丧失了自立能力，整天在凉城以乞讨为生，终其一生都未能踏上故土，最后客死他乡，伴随他的只有荒冢野草……

悲情细节之七：晋中的三个青年农民结伴走西口，跨越雁门关，过了杀虎口，一直往前走。当走入茫茫的戈壁中时，其中一个病饿交加，不几日就死了。

剩下的两个同伴十分悲伤，他们在戈壁滩中挖了一个深坑，埋葬了不幸丧命的同伴，并垒了一个坟茔。离开家乡时是三个人，如今却剩两个人了，两人悲从中来，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号啕大哭。临行前，他们希望这个死者的亡灵能够魂归故土，于是两人决定向故乡的方向磕三个头。但是，茫茫戈壁中，他们早已迷失了方向，故乡在哪个方位呢？两人都不知道。只好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磕了三个头，两人一边磕头一边哭，天地为之肃穆，风云为之变色……



悲情细节之八：当时西口外的蒙古草原根本没有什么房屋，因为蒙古民族是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习惯是逐水草而居，往往是相隔数十里才能看见一个蒙古包。所以，吃尽千辛万苦、历尽千难万险的走西口的人，终于越过杀虎口，在口外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在辽阔的异地他乡，找到了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但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给自己搭建能够临时居住的茅棚，即选择一个土质较好的沙丘，挖开一个“豁口”，叫做“马口”。其宽窄最多可以容纳三个人，高低以人可以猫着腰进出为度。然后在“马口”上架上扁担，盖上草席，四周用土压住，地上铺些沙蒿，便是一个住所了，看着都令人心酸。

这样简陋的住所，自然是风雨飘摇。遇到下雨天，潮湿阴冷；风沙天，则更是危险。如果风沙很大，这个简陋住所里的人，就有被活埋的危险。

悲情细节之九：在当年走西口的浩浩流民大军中，有许多人会一直走到今天的包头。但要到包头，途中必须穿过令人望而生畏、毛骨悚然的库布其沙漠。库布其沙漠荒凉无比，除了一些蒿草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生命迹象存在。走在这里的人，只能瞅着零星的骆驼粪，凭着感觉与经验，在沙包与蒿草中摸索着前进。

在山西吕梁山区，曾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

一个羊倌赶着一群羊，正往前方走。正好遇上一个老熟人，那个熟人问：“伙计啊，准备去哪里放羊呢？”羊倌回答：“我也不知道。”熟人很惊奇：“你不知道，那让这群羊去什么地方吃草呢？”羊倌说：“听头羊的，它把羊群带到哪里就算哪里。”

在库布其沙漠上穿越的那些走西口的流民们，正是和这位羊倌一样：跟着感觉在走。但与羊倌不同的是，他们跟着感觉走是以生命为代价来冒险的。在沙漠里一旦迷路，就随时有送命的危险，所以当时人们把库布其沙漠称作“鬼门关”。这些可怜的走西口的人，知道穿越“鬼门关”时性命难以保证，有的出发前就在家为自己烧了“离门纸”。

悲情细节之十：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燕治国 1946 年生于山西河曲县，是走西口人的后人。他在散文《河曲风情》中这样深情地回忆：“我家里几代人都走过口外。我很小的时候，曾经在村口跪迎过爷爷的尸骨。走口外的人若是病死他乡，棺木便用沙厝在那里，待到世道好些，棺木也轻了，便用牛车缓缓地送回口里来。棺头蒙红布，棺前装活公鸡，送灵的人一路喊着死者姓名，不断声地说：‘回去哇、回去哇……’迎灵的则跪行哭应道：‘回来了、回来了……’”

悲情细节之十一：山西省汾阳县阳泉村的田林茂先生，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血染晋商之路》，叙述了他祖父走西口后，在库伦死于非命的悲惨故事：

祖父所在的商号是“林盛元”，总号设在库伦，在恰克图、乌梁海、后小河等地都设有分号。“林盛元”的东家是走西口过去的，也是汾阳老乡，家是田屯村的。祖父在西口外经商二十五年，共回家省亲六次。每回一次家，途中就要走一年半。那时在口外工作的晋商企业的员工，一般是好几年才能回一次家。

祖父所供职的“林盛元”是库伦实力雄厚的三大商号之一，所谓树大招风。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库伦的地方治安不力，社会秩序相当混乱。一天深夜，二十多个土匪闯进了“林盛元”商号院内，全都荷枪实弹，凶气十足，狂喊嚎叫，要商号交出五千块银元，否则就杀人放火。

当时的形势很危险，商号的财产与员工的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几个负责的掌柜都吓破了胆，哆哆嗦嗦地躲藏在后院的地窖里不敢露面。员工们都推说掌柜的外出不在，柜里没有那么多钱可以拿出来。匪徒们一听，二话不说就动手打人，并用刀捅伤了几个伙计，一个伤重者已倒了下去。匪徒扬言，如再不拿钱，就放火烧掉“林盛元”。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祖父毅然站了出来，自称是三掌柜，与匪徒面对面谈判。祖父灵机一动，提出要到另一家商号“三盛



奎”去借钱，匪首同意后，派两匪徒持枪押着祖父去。走到大街的一个巷口时，祖父拼命挣脱，飞跑向对面的府门，准备报案，向官警求救。两匪徒一看情况有变，慌了神，随手向祖父开枪射击，祖父倒在了血泊中。枪声惊动了官警，土匪急匆匆地逃走了……

悲情细节之十二：在没有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的明清时期，畜力，特别是骡马和骆驼便是最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尤其是在晋商当年走西口所经过的北部沙漠地带，运输商货和银两的主要是骆驼。于是驼运店也就应运而生。当时归化城里最大的驼运店是“兴盛奎”，承揽商货与镖银的长途运送，这家商号重诚信，讲信义，很受客户的信赖，在江湖上一直口碑载道。



晋商的驼队过“水西口”

但是，在清光绪十年（188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厄运降临到了“兴盛奎”的头上。一帮匪徒残忍地杀害了“兴盛奎”执行任务的一支大规模

驼队，而且手段极其残忍、极其狡猾。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光绪十年的一天，“兴盛奎”商号接到客户的一个大单子，起运一批价值很大的镖银。但不知怎么回事，这个消息被泄露出去了。一帮匪徒闻讯大喜，他们决定抢劫这批银子。这是一帮十分狡猾的匪徒，他们经过周密策划，也化装成商旅团队，并携带酒菜，假装与“兴盛奎”的驼运队伍在路上不期而遇，结为旅伴。晚上，双方住在同一个宿营地，匪徒伪装的商旅团队盛情邀请“兴盛奎”的驼运队伍共进晚餐，席间不停地劝酒，结果“兴盛奎”的驼运队伍全部被灌得大醉。就在深夜，“兴盛奎”驼队熟睡之际，匪徒队伍原形毕露，拿起路边的石块，把熟睡中的“兴盛奎”的人全部杀害，“兴盛奎”四十多名的驼运人员无一幸免。接着，狡诈而凶残的匪徒抢走了“兴盛奎”驼队承运的全部镖银。

这是“兴盛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夜晚，人财两失，损失极为惨重。经此浩劫后，“兴盛奎”从此一蹶不振，最后停业关门。

每次读史料上记载的这段文字，笔者的心中就禁不住一阵阵痉挛。这样的大悲剧绝非仅此一例，晋商当年走西口所踏上的道路，以血泪斑斑来形容也绝不为过。

悲情细节之十三：腰里别着把镰刀，肩上扛着条扁担，身穿红主腰，腰上盘圈绳子，肩上还搭着条毛口袋，这是走西口老百姓最典型的打扮。镰刀是打短工帮人家割莜麦的工具，路上还可以防野兽；扁担的一头大都装着锋利的铁制尖头，打狗打狼防身，过黄河时不小心掉进冰窟窿还能用它撑起来；红主腰里藏着可怜兮兮的一点盘缠；毛口袋的作用就大啦，刮风下雨套在头上防雨保温，晚上露宿荒野就钻进口袋里睡觉。

走西口的老百姓是不住店的，况且也没有这份盘缠。吃的是磨碎的谷子面，走到哪里就央求人家借用一下火和锅，兑上水做成糠糊糊充饥。路上口渴了，就找有水的河沟直接喝冷水，因为喝的时候必须爬下来，索性就叫喝“爬爬水”。

悲情细节之十四：山西永宁州的汪某，是个远近闻名的花花公子，他仗着家境殷实，一手遮天，挥金如土，常在外边吃花酒，还长期霸占着他





昔日的西口某商道，现在两旁已经绿草成茵，昔日的车马痕迹依旧可辨。

的小姨子，既不娶也不让其出嫁。逐渐地汪某坐吃山空了，每天无米下炊，连老婆也养活不了，更别提小姨子了。老婆和他过不下去，便跟人跑了，接着小姨子也远嫁他乡，穷困潦倒的他成了孤家寡人，后来气得大病了一场。

病好后，他仿佛变了个人，决心改邪归正。但家乡已经无法再待下去了，于是他于1872年踏上了走西口的征途。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在西口外拉骆驼，省吃俭用，攒得两个大元宝。几年没回家，他决定回家看看，也让乡亲们知道一下他已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谁知，在从口外回家的路上，他被两个贼人跟踪，快到山西地界的时候，两贼人喊话：“前面有一只肥羊。”连喊三声，汪某没有回答什么。贼人便知汪某不懂江湖规矩，是个普通老百姓，于是上前硬抢了他的元宝就跑。

汪某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后来他才知道，“前面有一只肥羊”是江湖黑话，应该回答“爷长着两瘦角”。如果他能答上“爷长着两瘦角”，贼

人就会认为是同道中人，就不会抢劫他了。

悲情细节之十五：现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南海五村小区的一位姓路的老人，已有九旬高龄。他生于清末民初的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刘集村，是走西口去的包头，后来在包头娶了当地的媳妇，扎根在这里。

他在青少年时代，在当时那种艰苦的条件下通过北京、张家口、集宁等城市，一路乞讨，甚至吃着发霉的干粮、喝着冰凉刺骨的水，在天气以及其他条件都特别恶劣的情况下一路往包头走去。再也没回过一次生他养他的老家。

悲情细节之十六：乾隆年间，临汾有一个叫田树楷的人，从小没有见过父亲的面。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在外面经商，一直到他长大以后，父亲还是没有回来。他听别人说，父亲走的是西北那一条路，于是就下了一个大决心，要到陕西、甘肃一带去找父亲。他出发了，苦苦寻找，四方打听，整整找了三年，最后在酒泉街头遇到了一个山西籍的老人，竟是他从未谋面的父亲。

悲情细节之十七：乾隆年间，山西阳曲县商人张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没能回家。他的大儿子张廷材听说他可能在宣府，便去寻找他，但张廷材去了多年也没有了音讯。小儿子张廷彬长大了再去找父亲和哥哥，找了一年多谁也没有找到，自己的盘缠却花光了，最后成了乞丐。他在行乞时遇见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感觉似曾相识，仔细一看，竟是他的哥哥。哥哥告诉他，父亲的消息已经打听到了，在张家口卖菜。

悲情细节之十八：乾隆年间，交城县徐学颜的父亲远行关东做生意，二十余年杳无音讯。徐学颜长途跋涉到关东寻父，一直找到吉林省东北端的一个村庄，才遇到一个乡亲。乡亲告诉徐学颜，他父亲早已死了七年。

悲情细节之十九：走西口遇到的艰难常人无法想象。有气候的不适，有土匪的劫掠，有语言的障碍，还有思乡的痛楚。内蒙古的包头过去是土匪出没的地方，有许多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就在这里搭窝做买卖。好多人就葬身在沙漠或沙蒿里面，甚至许多人被抢、被杀。饥饿和寒冷是北上贸易者的大敌，冬天是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夏天会热得昏死过去。商人在

